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說

貴生書院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反自賤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視其身乃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

天如親事親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寶此位有位者能爲天地大生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之生皆屬於我無位者止於觀其生天下之生雖屬於人亦不忘觀也故大人之學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然

則天地之生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書曰無起穢以自臭言自己心行本香爲惡則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僻不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仁孝之心盡死雖有其生正與亡等况於其位有何實乎吾前時昧於生理狎侮甚多受命以

來偶讀至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乃嘆曰謂之天民當知是矣始知君子學道
則愛人故每過郡縣其長吏及諸生中有可語
者未嘗不進此言而徐聞長熊公愛人者也此
邑士氣民風亦自淳雅可愛新會以南爲第一
縣且徘徊于余不忍余去也故書貴生說以謝
之

明復說

天命之成爲性繼之者善也顯諸仁藏諸用於用處審幾於仁卑顯露仁如果仁顯諸仁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之謂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絪氣日交無際吾與有生俱在浩然之內先天後天流露已極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浩費隱者深隱也血氣心知衆之有不盡之用

浩然之氣配合爲難吾人集義勿害生是率性

而已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引人知性也性之感

通極變自成文理耳目等用是也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非禮勿視等所以在其心也顏子常在

其心至如有所立卓爾故欲罷不能學已見性

所謂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然從之末由有由

則涉忘助之趣非率性覩聞之內非知止靜定

之中故顏之樂即知止知性何以明之如天性
露於父子何以必爲孝慈愚夫愚婦亦皆有此
止特其限於率之而不知知皆擴而充之爲蓋
必爲浩然之氣矣文王緝熙光明故知其中有
物而敬之此知之外更無所知所謂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也大學致知在格物即其中有物之
物帝則是也君子知之故能定靜素其位而行

素之道隱而行始徑闕而不通非復浩然故物矣故養氣先於知性至聖神而明之洗心而藏應心而出隱然其資之深爲大德敦化費然其用之浩爲小德川流若起於知天地之化育知天則知性而立大本知性則盡心而極經綸此惟達天德者知之鬼神誠之不可揜故微之顯達天德者明之不可昧故知微之顯孔子曰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
道故能知以慮信立其誠知至至之可與幾知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集義也知存亡進退
不失其正與神龍俱發揮大業浩然六虛過此
以往又未之或知也故大人之學在於知止止
者天命之性而道義之門乎舜知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故能安汝止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

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赤子之知是也自明誠謂之教致曲是也隱曲之處可欲者存焉致曲者致知也知極於曲則端倪光景時若有見知立卓爾之際也此謂之形著明至此始有龍德可動可變可化故孔子之學至於知天命而始活今欲希孔先希顏乎其功自復禮始復者乾知之始也

秀才說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
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
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
則日新心含靈粹而英華外發行則有度言則
有章易所謂黄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
貴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

性之人亦未能盡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
天命鮮能無大過惟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
信者從之其言行之疑者置之而已或曰日者
士以道性爲虚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
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
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困
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

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子與天下士日泮渙
悲誦意何爲者究竟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
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爲性是也
非食色性也之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視聖賢
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秀
傳不云乎三折肱可以醫國吾爲諸君慎之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頌

戴大宗師孝感頌有序

恭惟吾師戴公抱扶輿之閟秀斯人之類風體冲明德心醇進邁紓毗濟之道綜法物之教有專在三其儀如一所以敕揖風華之裔

光飾文譽之士者衍宏廣矣首德惟孝夫孝德以爲道本爰以教六行始也吾師躬親服勤青衿愛其模楷精意炳蔚玄壤摽其采瑞厥有年日哉先是歲戊辰春吾封君太師殂落吾師哀哭絶人罔巳焦腎乾肝田胷嘔血矣緜屬之際自傷念曰先人之體尚未有處吾將如以死殉蒭無以與兄弟身復未有子息

終不得善地受吾先人骨矣稍[illegible]稍弱七月
始能行視丘原之吉或人已穴或比人居止
不便人者吾所不卜曰吾不能妨人之吉以
吾吉也忽天賜善地得大峯之麓時諸暨令
梁君同往視吉已乃剸竹一莖其處是月不
雨至八月往視前所立竹忽然生笋三枝枝
尺有咫歲庚午冬遂塟辛未歲九月縣官起

復勸舊吾師抗辭不獲哭戀墓側忽見墓嶺
生草一叢就視草中乃有禾三穗穗各一種
種各實一縣人三老子弟俱往驗視嘆曰戴
氏冢前既生三瑞符今又生三嘉禾孝感殊
異宜上厥事吾師謙執不許蓋葬後一年而
有子瑞戊寅又生一子天符地脉昭然在茲
庚辰夏門人顧祖作頌頌曰

滂滂方輿惆惆圖覆構道胚渾流播彼燭父母
罔極如亭如毒始服無方終譽承卜孝子貞之
恩原是築天地嘉之禎符是速乃有孝筍生于
綈竹乃有孝草生其旅穀籜既明釆種各圃實
神抽其頴天賜其秩至行玄感圖經所昉蔡木
連里夏樹華蔓新林旅松石陽寒橘甘棠麻拱
鎮南禾麥吾師匹止昭哉殊迹二亂承之永言

孝澤門人作頌以告維則

滎河公頌有序

滎河公者蜀玄妙有道人也本天上之張星住人間之井絡百行歸其檢柙萬卷屬其流派忽而神忌其燭用晦厥明公乃投業而嘆曰夫子野徵言晉人名其君子丘明紬史漢代標其素臣彼皆不貴而尊或損而益吾不

遂飛芳域內不當振足塵外乎遂結茨嘉陵江上誦乃祖思玄賦滎河之句欣然賞厝目號滎河居士令子侍御一鯤君時振于鄉也厥有五兵侍郎曾公甫起籍於彭澤業鳴弦於宮順寔其舉主見爲通家乃推倒峽之才創寫滎河之意繼有作者旋復終焉嗟夫里社藏雲薇垣偃宿侍御君悵風木而流恨索

雲藻以攄幽一時人事俱操彤管之奇爭慰
白華之想歌如僕者無涯浪士有憶情生詠
草愈其俱昌班荆語而莫逆侯誰在矣有子
孝哉欽其素業清隱作滎河頌一篇
華顛君子玄識先生沉輝葆樸澡迹遺榮當無
縈膺選僻攢楹茹陵是直岷江此攢銅梁寫照
玉壘流瑛纖靡書濛蒨縠剪榮麗旋矯潤虹拖

飲晴榮流絳屬澄漪練平迴迴漢柔喬喬雲英

陽崖屈抱翠激遙迎年陽緬邈龍尾經營纏匯

西蜀麥曳南荊泉絹遠室雩錦環城玲瓏溯溢

緯約連灕合潛麗宛樂泌倫貞湧淪無詑冲瀲

寧評文藻可結瓠瓜不傾侯嗣忠孝漁歌濁清

隱岡邁軸貴異塵纓璇源自折珠崎佪盈縈河

載傾絡井流聲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哀辭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有序

譚璋字德武南安大庾諸生也幼殊慧嗜學從厥考敬卿明府于東莞縣署敬卿後以南部尚書郎言事里居生益感憤攻苦發篋經

史牒記方技稗俚抉摘罔釋至忘盥御庶幾
通儒爲文慕周秦書搨鍾王曰吾所希必聖
品也篤于兄友怡怡偲偲棣萼蘭幽各極其
致孝有至性哭母劉宜人幾絕卒喑喑田田
三年不出苫次以死年三十有一傷哉厥兄
瓚亦孝友士也念往昔居煢悴殆甚徘徊焉
啁噍焉侍予章門𪾢然而與目嗟夫瓚堂北

之萱既謝庭中之樹復枯慈烏之恨未終屏

鴒之歌繼作學士先生有以報我乎因泣下

承襟言曰止當爲孫鋪子之悲

噫乎陰之望國馥梅庾以名家隔文流於東穀

爛秀峙於西華玉互虹乎横浦金流瑩乎大沙

乃有畸人联其公族質氣惟清居懐自郁生稼

章而巳辨出駃騠而遂矚擬霜雪於汞柯想風

雲於稚足珍卿懷上第之姿光佃有神童之目
讀父書於東莞發祖德於南源義隨蘊而必探
詞靡華而不摹步吟嘯於金蓮之叢卧思惟乎
玉桃之山忘高鳳於冠履廢寢餐於手絕
編而豐映日成文而漢爛文趨峯於六代字廊
池於兩晉抱明淑以存眞遡風期而寫韻露見
氣於七人潛書醜於九疆交閱素以彌沖友輔

仁而去隧其仁如此其孝維何毋留慈兮柝棬
子呑聲兮蓼莪入室兮搶地而欲絕出戶兮呼
天而靡他水漿希溢米之入括髮匪素棘之餓
慕有反而闋立痛無窮於隙過祓禫衣兮益慘
援素琴兮靡和畢三齡於凶室慟一夕於蓬伺
嗟夫德武竟以毀死文諍主兮忠臣子殉妣兮
孝子貌若梟以無期杖削桐而不起必觀過以

知仁豈爲賢而制禮亦有其兄友于而貞觸禹傷於哨鳥提巨劍于即鴒擢荆春况比其色云琴未足歎其聲每感至而心傷動言垂而涕零合陔悌而孝友炯骨肉之儀刑骨悲鳴兮異愴胥詠頌於同情

貴大僕夫人楊氏哀辭 有序

夫人貴溪楊參知源之孫也幼有至性敬睦

溫貞隱武長舒山費君爲其子閎卿擇婦昏
于杭之水部郎署克相閎卿于孝謹中外無
間言泰老而同閎卿丘園並責於存殁居中
之際持挈勸諷可爲婦師生子元祿字學卿
才士也愛之殆甚學卿旦暮修大卿之迹光
相國之緒而夫人不待矣初學卿婦楊於夫
人爲宗女先五月病死夫人故羸瘁至是益

用自傷恍惚常見二紫衣女人來導遂不復
起夫人儉而好施肅而能讓撫儀之日諸姿
御哭毀過至有關雎樛木之思凡四方才士
賫于晁系圖者各有誄乎感而哀之
暐明星莫何祥儼瓔妃之洞房轉韓轤兮濯金
井上仙機兮揄翠裳誕此邦之淑媛緒關西之
遠楊授圖史於幼志襲組紃於明章羨臨武之

擇相倪參知之令壑蘇溪薦其涓圭符湖鏡而
生光歸同卿於武林遠百兩以鸞鏘生婉孌以
明慧允懿粹而矜莊出都水而一麾君夫人其
有那奉坎饗於長汀佐頻繁於武郎出薊門而
備兵侍南旌於舊杭逮憲閫兮落粤却翠羽而
揮明璫委驂騑其在同留侍姬於滁陽並翟茀
以懸車誓偕隱而樂康惟夫人有至性徽臨武

而惠于戚嬸嬉肅雍于子舍接大事以維襄宗
婦帥其羣介鳯笤藻以于湘感則百於河洲哀
劣窕而不傷賡江沱之媵育遜小星之彗芸戴
華勝其嚼首鬅浣裾而薄裝見妾御之明綺寄
鸝膺於條桑本富家其大吉亦施舍而傾筐邪
族懷其匽勉祇慈禧其未央何食少而治煩毋
力疾而負床感新婦之溘先滯鬱鬱而情傷婉

霞衲之二女綴羽節以前行引清霓而上霏䨔

仙巖之故鄉尚彌留于歲晚乃委絕於春陽嗚

呼哀哉內行英炳圖史不朽中百而五非夭非

壽有子學卿是爲良胄貌有懷玉文若盤繡出

秉義於嚴規入依仁於慈授撫衣食而躬親營

藏遊于磬叩喜遊道之方廣奮文心而日茂厥

風雲其在茲顧桑陰而豈後捐抒軸而不御撫

杯棬而長覆𡰪欣欣兮靡及隤田田兮孔疚踊
斷機于緝石之鄉泣璇源于晁采之圃嗚呼悲
哉王毅家園永離休矣有婦前驅幽宫怡矣貴
母于朝吁何及矣煢煢孔晝衣啜其泣矣翔名幸
親施所立矣吳粤之遊紛蕨綍矣我泣無從詞
孔哀矣蘋姑之陽載音徽矣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志銘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

澄源龍公墓志銘

予鄉舉爲隆慶庚午秋而吉之龍公宗武劉公臺南昌萬公國欽丁公此呂皆成進士雖藴藉

慷慨殊致而各有名於時劉萬丁三公皆以御史言事去官前後死無所恨而獨龍公以高才猛氣不得爲其所欲爲而頓挫外服終於受除重譴以死海内知者傷之而予與吉水鄒公元標尤甚嗟夫世豈無若人之才與氣而以謫廢且死者乎然以予所見所聞知則於公固有憤惋歎絕不可言盡者矣蓋公以名進士擇拜蘇

州李蘇故浩穰煩劇甲天下公至被摘影發如神豪傑立解散能聲勃興久之里居貴人皆懾服而公復凱亮下士有體人士服信而愛之嘗有當事某者以冒破公帑往吏議至捕逮其子孫不能償直指使者邵公惻焉爲言 上益發怒令具列其經費狀以聞不且罪言者使者怖以屬諸李官皆相視怯恧亡以應蓋先朝數十

年事十數郡所經費簿書相遞代緣絕盡矣使
者怖益甚會公以他檄詣淞一見語輙受事而
月而報竣歷歷若指掌使者嘉復言於　上上
原某而嘉使者能於是使者喜益甚而以其能
歸公蓋德公也且益淡癸酉檄分典南闈試所
錄士常定於公故房額取士不盈十而公獨二
十有奇皆一時知名士後多顯宦者已蘇守消

長吳令上計去大吏撫公縮其三綬公昔佩之
而事乃益辦益從吳人士俞君允文安期輩遊
俄如也然忌者固已目壽之矣甲戌大吏復以
公賀　天子壽而空橐行無足爲都官獻致顏
色者固不能無望而又偉儀容高視濶步不能
謬恭謹事卿相大吏卿相大吏初皆喜一見公
比見有所問輒自傾吐百千言不少遜即又忌

而目擬之矣生是諸使者章舉治行尤異者至
十餘上而僅得姑孰丞海內莊之郡人列治狀
爲請乞留丞蘇不可得而公亦怡然郡官姑孰
矣姑孰不當蘇漕領十一而首當留都重輔江
海間盜賊鼠起公以江防治蕪陰務用嚴理數
月威信大著千里之内商旅夜行實繇附至歐
吹之聲相聞無絕蓋嘗三過蕪陰公在覺爲

重鎮比公去蕪如寢數矣公前後凡三攝邑事所在頌而留之者至五六上所條刻皆足爲後來法然亦不幸而有吳生之事矣蓋是時　上方冲聖而江陵張公用一切把握裁覈爲政時不能無苛之遂有爲中丞海公疏而假　吉以下者適公之小吏刻以行聞於江撫某某曰吉安劉若鄒若前傳應禎等皆以言執政危切坐

成龍其鄉人而龍之小吏家刻此必龍所爲也
下公捕治此事而公亦不得已一爲蹤跡所從
展轉凡四五輩而始引爲吳生仕期仕期者宣
城妄男子也老諸生間常落魄外忿曰我當之
長安上書言執政者實未嘗至都有言也至是
偽疏　言引及乃始索得其書詞意頗類以質
仕期仕期語塞其上江撫轉以聞江陵江陵手

曾曰此不足起大獄鞫之杖下可耳撫以示公公不忍而撫意遂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沈公懋學矣懋學故孝廉時爲宣城令姜公奇方所賞重公至宣問人士令以懋學梅君鼎祚對公皆厚遇之而懋學遂爲丁丑殿試第一人受江陵恩遇最渥而當江陵不肯歸服父喪時乃至廷杖言者鄒公等懋學亦以書勸江陵見忤移

病歸里公益用憐重之及是撫欲有以中沈悞
執政意而公屹不應曰一老措大假　上旨吾
尚未忍堅决乃及賢士大夫乎聽之矣會吳生
自憤恚絕吭死公爲給六千錢殯殮之公故未
嘗有加於吳生也而先是有蕪令某者不善於
公至是聲言丞實絕吳生食餉敗殪死聞者頗
惑之巳卯冬在姑孰且上六年計矣始一報遷

守河南比行而當庚辰正月大計吏則又奪公
守俾黄於是公勉一至黄不能無憤且保而其
守故公理吳時所賞識士意其下已而乃不然
兩者心搆而其柔若屬又且目擠之矣公不爲
意日從文士瞿君九思父子王君一鳴輩遊誦
赤壁賦嘆曰抱明月而長終又何羨乎當事者
强之攝黄岡邑篆則又㕓㕓民務不少以遷客

委去時大侵有下令饑者得攘富人粟公驚曰有是耶召簿富人出粟者明年官爲若責償有粟者歡從饑而不亂郡左江右山盜出没蘄汝間不可卒得爲部署其渠朔望白所部無亡失因假顔笑褒遣之盜用衰息會使者按黄當有所誅除公鞫之無左驗輒麾去曰吾爲若白使者凡活十三人徽按五谿五谿吏俗耗襍幾不

可治公嘆曰夠鉅良吾所饒顧民雜夷易驚擾
吾持大體得專情還報耳時五開衛卒叛五開
者黔黎平地而隸於楚　敬皇帝時款而釋騷
嘉靖至萬曆間衛卒胡若盧等各雄其黨號六
諱軍備兵使者嘗一按部至其地不納焚司門
備兵使者乖凡三撻守備焚其府又焚其衣冠
圖籍逐去之再撻黎平守至逐之潭溪其相佐

殺斬掠民夷戶口無算傳木刻詐約諸洞夷於是銅鼓靖州龍里諸夷皆相響應爲亂諸撫巡監司屢檄不能下至是御史屬公往視之公爲環察道所出入及其情向歸報御史并條上機宜都御史都御史曰善疏上　詔討五開須其條以公僉辰沅備兵事刻期往蒞兵黃人遮道擁哭不能去公從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

從馬上裂檄告諭峒衆宣布德意解散其黨而
後至賊壘下招之賊曰官有利兵我有堅城向
下爲公擐甲嚴號令策飛輓徵火具召集士客
精厲猺獞之屬令諸將軍鄧子龍等分將之而
躬督矢石間起辛巳冬仲十八日逸二十二日
戰凡十數合賊據城睥睨下木石湯沸毒弩矢
槍礮飛墜如雨鼓譟聲如雷而公神色不變益

六呼諸將覃奮擊毋旋踵親策馬獲其渠一人
斬以殉賊氣大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兵入
其北門獲其六諱者四而大捷告矣公遽帥參
戎鄧入安撫城中鄧微有難色公曰五開非他
虜等故國家所豢卒也其酋且盡又何難焉公
入反覆開諭越二日夕乃還五開平都御史陳
公叙功畧曰僉事龍某十日而驅一千餘里之

危途半月而清四十餘年之叛寇疏聞於是
天子乃始錄公功以公參議湖廣布政司專尋
備兵兼學政如故蓋公平五開時已兼視學時
從黎平學官諸生講藝歌詩習射常有緩帶折
衝之意是時公自以爲遭遇益勤其官辰沅極
楚南徼有司常覊𧱏其民視苗峒所殺傷溺不
爲理與蚤晚得代去幸無事公奮然與吏始檄

諸將吏士申軍法修城陴謹燧候容偵察苗夷有敢掠殺吾民者毋隱時時與參佐等抵掌而談或尺書心腑相示參佐以下莫不感激思有所用遂諭降其郡西山陽峒長官司徵其大寨九小寨二十四楚徼爲清暇則取所市坊郡書籍授諸生能讀者課賞以時先是士安其鄙賢書脫名字者百餘年矣是歲壬午秋沅陵沅州

各得一人皆公所首士後往往不絕賢者矣明
年癸未春復當大計吏公自以功籍顯異且盡
瘁憂國卽百忌可幸亡中而乃有同事討賊者
內衛公功搆公罷歸公方經畧討苗龍劃耳報
至怡然賦詩就道未再踰年而前之不逞於公
者又以吳生之事論逮公戍合浦矣於是鄒公
移書海北備兵使者曰龍君禕霍偉抱抑而至

此嘗見年家子沈某極言龍君以身爲其先太
史地故不暇及吳生且云太史若在必能明此
懷於當世者而僕與劉傅兩公皆危苦時受此
君高誼不淺幸善視之此君才識殆非泛泛者
公其無忽嗟夫公不難以身蔽君與所以緩急
諸君子者曲折備至而忍視以其身爲不凱亮
之事耶至不能以五開功過相准障于公張然

明又何長恨于昔乎此民而以差假歸則無復
措意聲華修孝悌之節端恤之行而已恭公之
考天爵爲人奇偉而數失子乃厚飾先祠而禱
焉以有公公生而目炯炯神采射人五齡受書
立可數千言問了其大義童子師率二歲驗謝
去九歲爲制義援筆立就試有司郡丞王公異
而欲子之不可而厚遣之丞有神儒之目侍母

夫人疾二年餘竟不起孺子哭而毀者數年後
試學使者臨海王公奇之首補庠弟子辛酉將
而冠秋試罷歸益發憤就師安成而籥其同學
者四巷室無半歲儲而常以内子奩佐費逆癸
亥而太公且七十卒以未及上一卮爲壽痛哭
殷絕而甦飦粥三歲餘惡而立傴而行族人士
以爲憂競諷止之乃稍稍資粱藥以起至今諸

長老能言之丁卯秋試復罷歸則日夜哭舟中不絕聲同舟者或姍之不知公急需一第慰先公慰夙望重泉下耳顧卒哭已久亦且死而家焉素車白馬臨送者幾千百人咸嘆公哀而有禮庚午始以易魁其鄉輸坊金於祠曰先公禱焉而生某某其何敢忘明年成進士郎設義塾館穀七世祖以下子弟學甫有祿則以分贍其

不克娶以字者及罷歸食指衆田穀不支而族
且不下萬餘指然猶貧者人穀六斛衣履敝穿
者給絮帛履病無以治者給醫藥費死無以塟
者給棺具歲爲常其稭以養老長子嫁娶喪歛
死而起者比比而是子弟多衿帶之倫厥後戌
嶺海則聚族而討久長曰吾今歲出租若干石
今能者五人長之寧輕其子錢可十歲而百金

者三尺以置産其未置前歲給如故又族故自
縣城西徙鄉宜一祠先祖於城西以志其始且
吾盡室行嶺海而家中田入當有奇者請歲積
以貿址弁備材具小不足則相與助成之其濟
乎衆欣然從之蓋十年而慶積二十年而祠成
合食禴而蕭雍之道與遂遂乎盛矣則復捐其
田廬爲族舍起閣道環水以復形家之舊而新

其鄉之祠倡七世祖儀制公之專祀卽忌日未
嘗不縞素哭泣盡哀而又請祀其五世祖慈谿
令竹夫公六世叔祖亞卿靜學公於學宮族以
贈公爲請公唯然久之曰此非爾所知也先公
良亦稱是顧非人子所得私俟之可矣卓哉龍
公不遠其先仁也不誣其親孝也至仁孝俠烈
有世莫爲傳者焉嘗有所識宗人子孔魁以私

關爲其曹詆戍遣路窘乞公於丞所公察其詆
臿之而委蒼頭百金於樞曹椽及遣驗其尺籍
無有而乃以徒見護之歸其倅黃時固嘗脫鄉
人彭某之戍於辰矣有宗人者籍於鄖之竹山
且縻而追琢一宗人子往繫之爲名諸生飯於
鄖及罷歸郡人有鶉衣而哭於途者曰吾母巳
乎妻子巳乎公下車問之則廬陵人林偕嘗爲

吏目於辰去官獨身歸而不能歸其老母妻子者也公為潛爲衍之曰君且休矣退而立丞書楚廵撫乃故按蘇時邵公者為乞路符歸其家比歸而林固不知其為公致也至於廬陵蕭甞貸重粟至百十金有年矣一日詣其家甞猫伏不知所出公曰若無驚吾故知汝貧還汝券也叅晁後誣獄起逮繫公江湖間窮苦矣野泊見

芽棲而乞食者問之曰吾故有大船陷於此身沒而汔濟今船固可起如枵腹何公爲愀然解橐中裝裁四金與之米三斛爲留數日視其起船而後去有僧操孤舟急渡風惡幾覆號絕無應者公進巳舟援之告避難者獨一敗架以出公以一金若少米賦詩于焉歲大疫市有垂死人二公手樹其頰噏之藥收而活之一謝去周

以金粲一依依不忍去歲衣食之十餘年乃病
死嗟以公仁心類是而彼所疑必欲以困公者
何也他如約束里閭除盜賊息訟鬪有大造其
鄉鄉人有所與作解免皆以公一言爲信益公
在海上者二十年軍吏習其威弟子服其教傳
之交人亦有惜才之嘆焉歸而課子書傳硯田
蓊閒從士大夫布衣詩倡遊醉而賦詩歲一大

作佛事幾三十年不自言其究亦不一及同學
者姓字有問者第飲以醇酒子嘉柱長而才好
讀書公輒止之曰文字是天機所成且留侍而
翁一杯酒至於生事日落固無問矣晚病足而
登臨自喜日尚不廢我蹣跚也未病時嘉柱以
大學生試南闈心動遄返至則公病甚侍醫藥
者十七日而公卒卒之前正衣冠默坐止哭者

禮西方而後行僅以克葢而嘉往斬衰行哭數
百里來求予銘予不可辭設位而哭之以銘公
諱宗武字君揚世稱澄源先生其先世唐以來
代有顯懿公世徵錄具矣考贈奉政大夫天爵
妣贈宜人王氏配封宜人尹氏庶羅氏子姓具
左銘曰有雄列星流西昌下爲龍子爲君揚𢿱
具文武宜佐王百出其一世巳張慨梧廣顔辯

羣羊吐音歐歐穀碌碌 滿官角出横鋒苦鋼槍
劊飛殘俠當氣色斂凱思順良上下倚决谷壓
翔首尾吳荆江漢長文書雨雷戈劍霜開門戰
兎頼脫囊嚶者在心仇在旁再蹶再起卒而僵
古云一失千仞强制背骨驚戍附殤俠得不察
沉雰蒼吞聲側足趨炎荒起看銅柱悲滸浪不
可久留還故鄉天不敢問貞祠堂周滐九族時

恭嘗約束里戸除禨祥人生美好何可量于崇
界潤柔其剛高嶽隈摧成澤岡長河枯蕪瀰沸
潰有時吽絕羅酒漿口不能言心内傷擬公綬
急爲國防洗削自肉施明光俟河之淸寧可望
吁嗟臣精已銷亡知臣者誰鄒若湯一人知臣
臣欲往下窺九原非弱喪陰松栢今幽以芳悲
哉龍劍歸其房雚鍛我銘宜樂康

永寧縣知縣靜寰端公墓志銘

端府君鈞威伯故南御史大夫姑孰端廷赦子也　先皇帝即位以諸生調補太學今上八年試承寧令承寧治萬山中民氣憒府君爲折節治學宮廣置弟子員上謁輒身自餞至大張音樂文辭所以慰藉勞餘感發之殊醲士稍幸蒸冠帶弦誦之意庶幾靡陵焉俗好與臧吏持府

君下車立威信朞年賦常先諸縣如程訟爲衰
怨一日思其母夏恭人解印綬去部使者官屬
𠱾嘆息失此賢令爲移姑訛明其所以令致敬
焉永寧人至今思之府君幼從大夫令天雄府
大府後數奉使府君常留專膚太恭人後從南
視大夫疾治喪走　闕下伏哭　肅皇帝悲憐
賜葬焉嚴相國故重大夫好謂府君曰上方齋

徐之嘗爲先大夫奏任子無遂行也府君嘆曰
吾雖薄獨柰何以死父祈恩乎促裝去道閒中
弟銓毀不復入私室遂上病彊床引被同卧訣
常願以已餘年代弟其小弟銅至數悲涕爲余
言伯兄之勤慈父爲大夫大夫大父宏亦侍御
史有政聲然家世清吏自憙無私有已後東南
歲惡軍興伯獨身出受事縣官歲時祠下具甆

備並爲銅等冠娶婦同召諸戚屬賓客常辦毋
置學吉伯旦擇日爲銅等分業治令伯得饒自
入便善者伯爲泫然自占做田宅餘師記言弟
從子等病病銅問所欲言伯嘆曰吾昔聞大人
遺言大人曰見郎我何言今弟郎我又何言至
絕親我毋更兼人不顧嗟夫府君可謂孝厚醇
真君子人哉年六十有四娶于余元配也先十

年卒後不繼嫡若孫若吳若俞皆其側室子三長汝江國子生娶倪氏都憲公嵩之孫女次汝濂國子生娶鄭氏定遠侯繼坤之孫女繼卒繼白氏家金陵隱士琦之孫女俱嫡出三汝泮幼殤俞出女二長適確山令楊公重孺子生員惟桂嫡出次許聘安丘少尹曹公泮子行巳孫出孫五長茂材聘國子生楊公桂芳女次茂林聘

南雄通府王公桐之孫女次茂森聘貢士楊君

掊女次茂禎次茂枝尚幼府君生于嘉靖壬午

三月十八日子時卒于萬曆乙酉年三月初四

日戌時子翛見府君太學時宜因永學人之思

爲銘銘曰淳德好茂端木賜之后來官以慈去

官以孝潔言而之永無咎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完樸潛公墓志

銘

歲惟辛亥之六月三日江西右叅知完顏滿公以上　萬壽表行朱衣佩瑞偉雅其容覲下尊門循于武陽詣朝而還請竊劇于玉嶺終于鍾陵惟時撫按大吏震悼流涕邪殯良貞民失宣惠下至宫闈闔者感嘆蓋公雖蒞尊未朞而教令溫恪有德人之風若其久被然者既乃公之

子某某函表請于大吏他屬而始莽公柩與以
歸祖擗荒毀哀動行路過邑則哭賻禭一無所
受咸知公之有子也逾時而使者以狀來曰孤
聞之先君子千里之外而知其人不必其相與
見也沒世之後而知其人亦不必其相與聞也
禮有之先人有美而忘之未有而誣皆謂之不
孝孤不敢以誣亦不敢忘先大夫之於先生求

嘗有以見也而厚使者之馳而與之則亦其嘗
有以聞也其或哀而志焉且重之辭不敢不以
請嗟夫予有所志之矣往予謁王方伯公佐李
廉訪公開芳期食而遲問之王公曰適徂東粵
學使者潛公于章門與之語而留潛公甚幸余
之久于茲也曰江西之士若民嘖而貞嗇而明
吏而清欲言其不然而不忍也吏而非清欲言

其然而不能也吾起家臨江理至于今若干歲矣未嘗不得江西士大夫之譽焉吾嘗再遊于兹土耳李公听然而笑曰公亦偶而及江之人耳意常欲近其親江之於吳與近也猶吾之不欲遠吾閩也嗟夫予以王公之言見公之爲吏忠而譽長于李公之言見公之爲子孝而思勤忠孝之槩吾有聞焉後三年而公從東粤來參

江藩曾未下教封內而亟訊于予曰昔陳太尉
下車先禮名賢臨汝恨未即邇敢以幣先予愧
謝良喜曰公果不鄙遺江之人或以近其親二
公之言已信而又辱予久之可以見其所聞也
冠蓋之西來者言諸大吏稱公所治或旁攝數
事法令精整持握不可猝故動然意常豁然不
屑屑世俗吏所爲宜察比雖多賢所最推誠而

相師法者必公也予聞之益喜誠如是吾不可以不亟見曾幾何時而聞公以大禮行矣則公之門人予邑長南海葉君天啟愴然而訃曰天不憖遺吾師逝矣嗟夫公不鄙遺江之人江之人乃不得而終公之惠耶如公者予遂終不得而見之耶按狀公諱士達字去聞湖之安吉人也祖雲同知廣德州事有能名父秉純嗣霞爲

諸生嫻文詞著孝友之節公六歲受尚書五行
俱下總鎮太守李公順司理向公俱見而異之
年十六補弟子員學使者劉公東星異之擢
試嘗三冠其曹遂舉于鄉年二十六而成進士
十年之間發憤學殖手所錄定常過數千卷有
古文世編等行於時理臨江恂然有以自潔頹
治獄常勇於詳平者法吏不如也論吏常隱所

不及而申其大能所至稱爲長者常爲部使者
重以最微當試御史給事中公不喜曰吾無以
隆隆者爲也且若此則當以伉激言事有失得
爲父毋老人憂於是朝下偈墮馬以疾辭主者
乃更爲公恬補主儀曹事不數月以母夫人病
解去日夕侍藥水漿不入口者旬餘巳起受事
至淵秩爲郎曰吾得以清郎周旋二老人之前

足矣則脩然乞告以歸歸無何而視學東粵之
命至愀然不怡者久之顧不得已一度嶺海所
援識多知名士日夕爲報命歸省而江藩之命
下矣則不得已而至請以慶行拜表就道不避
癘暑凡以急親也嗟夫令公得過家一日仰視
其封公母夫人面一掩涕而訣猶公志也天乎
其不能少假者何與大致公居常孝以爲行本

遊宦千里外思其親常如對七箸兄弟數十年
同丼若誓無分毀外内戚若乏絶荒札歲賑饋
無虛時有所市外内產物已授直覺其意有嗛
輙焚券不取乃至遠方孤竄流疫公常身自調
藥無所避死爲憑棺斂視遺道里費而歸之葢
公悲惻慈呴其天性然訃至之日宗戚遊里外
及流寓無不駭悼弃香號泣扣膺相告語長嘆

息者公起家幾二十年蕭然一室意不樂仕進
曰凡吾所以仕不能已者三大父某以明經止
下秩而未有贈命嗣祖母陳以貞節老莫以上
聞族多而貧有不能魚菜其先者當爲田百畝
以祠春秋凡此吾所以有待而不能去也悲夫
安知夫雜志未就而公不可待耶忠孝之緊乎
旣有聞而婣睦收卹其詳於今如將見之焉者

雖微知已有不與其後之人敬其美而忘之者
乎予宜銘公淑人張氏淑以貞成公清而助之
仁勤于姆訓公子四長基慶娶鴻臚寺正卿錢
士完女次基祉娶孝廉朱正邦女次基礽娶孝
廉嚴嘉延女次基禎聘右諭德溫體仁女女二
一適江西按察使閔洪學次子及申一許守山
西按察司副使余󠄀汝器長子永昌孫男二上咸

基慶出　　基祉出銘曰　凡政有經匪一其
教君陳受命孝乎惟孝公起吳越光岳釀炙風
智自遠明發有耀資仕爲親慎慮明操于理于
藩始卒江右清沄潤滋江人其受公在儀署蘂
龍之溎公視粵學象胥來效宣猷振采方炯方
茂而親是思展轉顧覆凡公有行孝以爲首醴
無遺財施不以富豪奓者倫好進凌趨違清失

厚苟熾而畀役其好還次裂顧咲公無奇服恬
懿內照待之樸致玩之弘妙顯處不就數移而
告有美莫究歎其中道內恕誠感訃至感悼以
此覲彼奚足以較我聞孝孳惠食其報子業而
才流風名紹天目之東有鬱而秀公藏其中陂
降蟄嘯永安且吉以徵其後

有明處士潛仲公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余讀李季寧氏爲歙潘仲公墳宮銘有子之慨
以文名交天下士而先是王元美氏爲仲公配
吳伯姬志墓固已云之信爲國子上舍以文事
游大人矣特余官留都獲與定交一日以諸公
而後所爲二尊人傳志哀誄馳而告曰潘故周
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刺歙者留家焉宋
建炎中武節大夫珏實遷巖鎭十四世而有之

恂大父判汀州郡事偁先人其仲子也少偉𢽾淡畧書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更以苦仲子令受賈於吳大父歸而棄賈以養所居多竒澗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太學思誠女也曾大父御史瀚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𢖍猶爲江西布政司都事世家矣而母餙於婦事靜好桑蠶殺而私謚之懿則諸君子之志也將合兆于某縣

下未有日請豫爲之銘噫甚矣之恒之不欲志其親也按狀公諱君南字南仲里人稱爲仲公爲人開達志義自喜鄣吳間多傳其事嘗河尉下騎令無以昏夜收辱孝子贖唐太史皐遺宅祠皐是亦氣決者能耳余獨喜其不就督府幕下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公宗憲督諸路兵治倭開府于越徽時權重能暴貴富

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仲方賈吳幾中倭脫身以免伏崖壁覘倭跳梁狀曰此易與耳時郡守帥盧鏜故習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有機知亦流落無所用仲公歆奇此兩人爲言于汀州公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走倭進鏜元戎而以文龍參帷幕謂汀州公曰二人微公子不及此吾且以魏無知者賞爲公子官仲公開之

咲曰彼以我爲貞買者耶去吳悉眞州不受陛
夫此不惟知二子且知胡公遊處泊然榮譽無
所與有非高步遠識漫然氣决者能乎而孝睦
之節甚著內恕孔悲則吳孺人襄焉汀州公性
卞急仲公常得其歡三子分月而饋至仲則吳
孺人常爲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輒
留爲汀州公歡噱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

好流美汀州公笑曰幸無驕老人口難爲季也
諸客亦皆相戲曰吾等行需仲月乃來就公耳
而仲公亦復好賔客諸博徒蹴踘技擊倡優
褋戲如汀州公性復卞急常以客至飲不辟具
抵几發怒吳孺人聽之無如也徐以辦盖汀州
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憐愛之與同
毋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而

孺人亦往往致謹于冡婦婌氏禮遺諸姑緩急
無歲時以稱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耄矣有妾余
以其女子來公殁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
家及仲公多變吳孺人安之曰椮木谷風之詩
吾習之矣乃更有進此者仲故矯壯無病耄而
哭其兄周南冬逾春卒毀也而吳孺人亦以其
父太學遺言三振其弱弟坡若增于危絕爲舉

數喪殁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内恕
孔悲者與至子之恒美而文所游客多東厨長
者禮際治具滋益恭然亦時以意喻之恒曰兒
治詞賦較吾治老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
厲本業已而嘆曰勉之汝母亦且暮人耳竟未
中其年以殁仲公哀之已丁貳于真州陳凡生
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毋視之曰不忍忘吾

懿也仲公去後所與游蜓貴賤悲思之生卒年
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宗之氏吳無奇氏狀中
宜爲銘銘曰　質義文禮壬或以鄙任達所激
反復可喜推進利國恥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
之傲宴耄迎志悅愉有羨外內禮洽存亡義貫
父客小往子客大至韓恭蓄旨媚于三世世日
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莇奇服是偕通人懿妻

倫常罔愆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踰
三紀壽祉何常愜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誄紛葩
我賡爲銘貞其休嘉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公諱應良姓羅氏字子才別號野亭公其先蕊
汴人也國初始來杭數傳家仁和之輿忠里而
北郭之有羅氏則自公始也父昇公於兄弟四

人中爲仲生而英儻絕不類常兒六歲時父命就里師學一再往輒厭棄里師令同舍兒數輩促之則恍然與偕行中而跳立於泥中逕擲同舍兒從高墮兒環視竟莫敢詰何覘者如堵適有老嫗過而撫之曰兒貌似虎當有以自見亦何必讀書乎爲歸其父母父母亦絕憐愛聽之不勉就師傅矣始其大父華頗以貲雄里中父

某文弱不任生計家遂中落已而貧甚時有外兄弟某者貧無賴抵臨使者法乃故旁引某幸幾得分罪焉某故怯訥不任訟也而公年纔十三耳奔丞輿泣所以營救百端坐獄公爲粥饘粢食飼飼而進之常不能當食時一日其父若饑甚叱之曰若何處從羣兒游戲耶餓殺翁公即怒引飯囊提之誤中額血淋漓出昏仆地不

知人者久之乃延徐起拭創理蔑藿進食並公
饞索一七箸之飯郎以進乃翁公之腹故枵如
也獄竟坐明州徒作役公自念日吾父生而習
富以嬌其弱不耐作苦而剛不耐下人不以身
往代之有立槁耳乃不告其母潛赴錢塘江求
濟焉路有見其孤行者輒要止之日潮且至亟
子若欲何之公皆不顧而往已而潮至反乏不

及而漂數里餘忽一舟坐青衣五六人方炊起以登爲解衣附火推食且而濟益恍惚若寤云因以竟抵明州役作免其父以歸歸而依其女兄諸氏家爲之佑遊所至常獲倍息諸業用益起而公亦稍稍有立錐地矣居無幾何徐寇亂居民皇遽爲徙其兄方客燕若翁懷輕貲以兩少弟依親戚城居者而公獨與其母妻并嫂范

娘之母焉覓兩鄰之山避焉山故叢僻入之深有虎淺不無暴掠之憂公乃與羣從者約僦廬舍之近人者夜而合宿焉擇山谷之遠人者晝而分匿焉時方疫母內人以下各羸困呻吟不可動展公曰吾聞大行不顧小讓且業已至此若何於是躬自負其母次婦之母焉次其嫂與婦朝負而棲夜負而匿嘗且入一林中望見虎

夫之地隈而平喜之意可愁其屬矣前視則人獸之白骨皮毛狼藉焉故知爲虎穴也急引身退而前林蕭蕭已有據地而咆者矣公嘿禱於天曰吾誠不難以身代四人之命顧吾死則此四人者不生吾故不可以死死與其食吾母吾外母而嫂也則寧食吾之妻觀畢虎亦逡巡去而遁

逐孕婦人阜行不前公曰死等耳呼而俱與之

飲食婦竟免身生子男日羅賊平歸公衣帶鼓
結索其手足黎蘭痍蘇亦不可以人惜矣公生
而神雄絕不畏鬼嘗暮夜單行不炬能於十步
之外物色來者鬼不得近喻人曰鬼死之徒也
君與若生之徒奈何生者畏死者時被兵郊里
外數十里餘虛無人多祟嘗築舍新河一工登
而顛死焉明日一工又死焉家人惧召巫公夜

渭林中視鬼物頃之大風見一人出其身河中有半幞而朱衣頭顱大于斗河纔數尺耳而波若潮來者衆巫皆失聲踉蹌伏地而公乃徐徐從林間出笑曰起起吾適投巨石河中駭若耳何鬼耶工築者乃定嘗客吳門旅舍旁有兩婦人爭所愛而鬥者夜嘗鬧鬨聲如兩婦人居者苦之公夜起襆而過其家數責之曰患婦人故

鬼類也室有人蓋聞其聲已爲鬼乃復不自覺
避爾爾耶鬼遂滅是後居者不復聞有婦人聲
至今吳門人云武林羅公能逐鬼公體貌脩偉
吐音若鍾聲故無病不喜近醫藥而卧忽病喘
年餘已病滿而張不復出七夕偶出赴張氏園
亭中醉歡甚歸而視其家山池所蓄金小魚三
十頭無故一夕欻嘆曰吾綦履止是乎後五日

扶而傾又後五日終于寢公生平不喜讀書然
好以書義占折人里中人有非是足公無敢諐
者亦以公孝友天性有過人行云公夫婦衣食
力作而奉其父母甞極甘旨衣緜居喪毀瘠有
逾伏臘忌慶有所告未甞不哭盡哀宴飽所有
鮮未及薦甞御箸不忍甞凡弟終身不分時財
撫膺與其弟哭其弟至爲變髮嗟夫如野亭叅

可謂強有力用之於禮義者矣公年若干公懷
慨有大略既起家節儉所舉丈夫子六人宜儒
儒服宜賈賈服大任補邑諸生有聲大冠爲辛
卯舉士好修有高行而諸子亦咸耿耿負氣野
亭公不死焉　年　月　日葬於　所
銘曰恒人用壯中鮮爲則公力如虎好是正直
于孝于友[illegible]洵轉側詩云柔嘉書曰剛克不亨

詩書乃如其德精滿神獨洞幽夷厄有虎有彪
勤與神偕及其後人諸子有持乃甃斯丘視我
銘壟

卷二十三終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墓表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共爲天下事而君巳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

南雍敗坊名稱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
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
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
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
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措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
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閣裴公掌院開郭公以
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續加部議爲分

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宰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山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濡服下藥大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磽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目炯然如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

常憂之夫為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餟柄而得天下事為之亦非可以謀法而久况大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即其自語譏稱無所與然亦豈能亡介介于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明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茀曰舉

爾所知而已君好惡明甚毎見人未嘗不稱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終以見怨夫世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器然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日磽磽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

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親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隂爲國本重顯重定邊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决太驟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爲臣不容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爲人眞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藴積憤發欲有所施用于時誠

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吾與君私論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感然非苟爲同而已
居鄉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鄉子
讀天下之書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覷
于世徼幸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

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雖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文嘱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吕葛之心矣權賂之紛蕪其事後中官所為史因而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暱就也況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為名相者耶

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非不詳於所觀蓋予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揩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

志不爲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虧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爲于世者

丘節母墓表

予聞之長老云石池之李著姓也有進士丘君兆麟之母孺人焉其言曰母十六適丘公二歲而生兆麟公方壯去儒而商心計凋落無所獲

期得一當以償所亡若是者六年於外矣終以無所獲恚甚歸而有所不釋凡六朝夕而亡逌命曰幸無以見商儒可也孺人大叫暍絶數四五日水漿不入口舅姑扶服而呼曰如此則從夫以死吾兩老人已矣如六歲之孤何孺人乃始强起一溢粥亂頭毀服柴骨垢面不欲自比於人若寢柩下者三年不肉食者五年日吾爲

兩尊人若孤不能從于者地下又不獲如男子
廬墓間萬有一焉以此報耳家益多難前後責
負者踵至或日人往矣何債爲孺人嘆曰以亡
人之名舉債死而負之雖貧不忍爲也遺産償
之盡而直戊巳歲祲人大饑日夜𦶇蒲作苦以
食兩老人與其孤孺人日啖一粥而巳姑死殯
虞除皆有禮田方來覬者忘其姑之無子也已

而舅病卧且踰年凡所以治之不已懼懼甚乃
夜焚香祝天願以新婦代老人寐若有人提之
者而遂以起而時孤兒亦以長矣宗老勸令孺
子商可以紓急孺人固不許曰非亡人命也已
授孺子書夜分以績視其讀而又時時以其間
問老人卧起卽喘息呼吸未嘗不知也老人嘗
一夕三遺矢昏瞀仆地孺人方寐心動披衣起

走視則有石觸其首欲絶矣孺人急掖之起而
熅沃之以甦又一夕老人左手傷卽且重猝猝
不能聲孺人復爲心動遽起視而老人乃始搏
床稜大呌矣疾爲撫摩者久之頗逾甚孺人自
爲吮其血而後已葢九十有五竟以天年終微
孺人不及此而其受子婦之養也乃更内恕慈
惜若惟恐傷其意者至其教子以儒也孺人學

不自食必以食子不自衣必以衣子饒其歸百
里外未嘗一日乏焉乃孺子亦復登慧爲文字
輒有奇中臨盱而居家雖陋敝纓屐常滿戶孺
人輒爲治具或倉卒不即辦孺子皇遽謝客而
孺人常示以留坐不聞燔滌之聲而僮罍已出
矣無不精整者乃至極晝夜談辯淹絫歡飲無
匱若不知孺子之貧也然孺子卒以此所聞采

日多名日益起爲諸生數年而舉于鄉三年而
成進士幸哉有子如是乎而孺人故以窮瘁多
素食甚寒不御繒絮孺子在遠常清齋而事神
明晚乃病滯下不已聞喜二十六日而終年止
六十一天之報施孺人殊未有稱也然而以烈
報其夫于地下以孝終其姑若舅于堂以慈訓
發其子于朝伉儷之儀莽而六日耳而所爲憂

苦建立如是吾石池之有女若孺人也雖奇節
［？］大夫亦何可以易乎予聞父老言感惻驚異
欷歔移時而不能已也夫烈而孝且慈以極苦
存其亡而與其絕三者圖史所不克兼郡國宜
采其高行以上能文章者宜爲之誄以傳以爲
不幸而代人有終遘閔者法已而聞進士君伏
闕下自陳得報可而行省大吏亦交章以旌異

爲請且下矣無何而進士君奔赴旦暮孺子哭
踊躃無算禫而後見予予肅而問曰太夫人何
以穀子而成也則作而對曰吾母之敎也以躬
雖老立乎閫中至戚里㓜未嘗闚門而與語魚
菽之祭必夙必虔授受必以筐喜愠有度不妄
取於人施必以報凡此內則之槩也某嘗試于
鄉不利而悲吾母慰示曰丈夫子患名之弗而

悳貧之長乎前偕詣極不欲行母命不可跪而別曰母何以教兒母撫而泣曰子行矣汝母無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乎聞而喟焉止之曰至矣母言如是爲之子者不亦難乎行易以遺也名亦易以辱也豈無丘君凡爲人父母爲人婦若子者皆將流涕於斯言

玉茗堂全集卷之十四終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解

陰符經解

天道陰陽五行施行於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然而相於生生而相於殺生為恩殺為害害為賊五賊在人九竅中日日有損惡人月光外感

不能覩見若能觀而見之則當數倍用師會銑此賊雖使五賊施行於天吾以攝之於心運之於掌所以觀而執之天機也天機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心爲機本機在於發天機發在斗斗者天之目也受天機幹天行陰爲機者死陽爲機者生地機發在雷則龍蛇氣流龍蛇者地之氣也天地殺機仰其生機天地交合守宜不

散人在其中因能見此五賊發而制之靜則潛於恩門動則轉於害機精氣遂來起於命蒂推反陰陽交創天地所謂宇宙在手萬化在身可以定基可以定人天機定也夫內使天機者外事不可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伏藏爲機伏藏爲巧盜洩吾機常在九竅伏藏爲真流露爲邪能知三要則可動靜三要者三盜也三盜者五

賊也木中有火火出則木死國中有奸身中有邪知而煉之火爲我用賊爲我禽謂之聖人聖人何知知天之道生以殺之天道自然也故天地以五賊盜萬物萬物以五賊盜人人以五賊盜萬物一氣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萬物所謂三要也三要相盜出入九竅人大形能食咮神能食氣也食失時蠱物受病故食天地

萬物以時則養不屈人心機也動天地萬物以機則動不危故曰知三要者可以動靜似乎不神而有所以神何也所謂食之時不出日月之時動之機不離萬物小大之機日月在於數中小大定於象中律而倪之歷而步之非有神奇也然而食之理骸動之他安聖由此功神由此明則不神而神聖人以此盜天地萬物而不爲

天地萬物盜矣謂之盜機也人莫能見見之者
昌人莫能知知而修之謂之聖人君子竊其微
故以貧賤小人竊弄其機以輕命君子何以固
躬流露其身則身非固器矣故聾者精絕於耳
則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瞽者神絕於目則
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九竅之巧弟絕其一
原視聽功力已自十倍剝倒據天機三反晝夜

動靜其中三十六賊能食其時能動其機會賊
之師固當萬倍矣此中生死全係於心心以物
生則神不居妙心於物死則精可合明生死機
關全在目精也夫目在九竅中最為巧利盜之
所影邪之所禪絕利藏巧宜自目先反精自照
五賊可見因而制之聖功在根神明此還也若
不轉自機關必在情中生死是故天性之人迷

風烈雷大發殺機以開生氣百骸萬化鼓動欣
然所謂害氣生恩美哉樂哉樂則似其性中有
餘巧絕物死至靜也靜則似其性廉夫至靜之
性乃天性也天道害而生恩公而成私故迅風
烈雷者天氣之機也五賊無時會之在氣機蓋
目者人之星宿也待轉易之關故曰機在目氣
龍蛇也存伏藏之用故曰制在氣明於

二在者可以三反可以反覆天地矣五賊成於此其宇宙在手矣故夫生死相根恩害一門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乃爲反覆天地聖功也人知神之爲神故以天文星宿地理蛇龍之類爲聖我知不神之所以神故以時文物理爲指日月有數時之文也小大有定物之理也食其時動其機知之哲也是故藏巧

絕利不可以愚虞目機氣制不可以奇期有愚
與奇不名自然道不自然有害無恩沈水入火
非愚則奇也夫水火五賊之交也制之不以自
然小人得之輕命矣夫禽制之法豈有奇哉自
然則靜不自然則動動則死靜則生自然而靜
者浸也浸而生者推也浸以推浸以後因浸以
勝陰陽之制自然也知之者聖人因而制在氣

靜相生也淺相勝也不使其心不往其機密而
用之潛而躡之至靜之行非有律曆也靜中若
動奇器生焉奇者獨露之機器者運功之象是
生八卦甲子循環律曆陰陽之用皆三十六矣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五賊生死其中三反上下
其際其盜機也甚伏藏也甚日以勝相生以生
相勝不會而會抵制而制萬象之先自然之內

也昭昭乎其以時物文理哲乎故曰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
浸以自然則不能行八卦甲子不能行八卦甲
子則不知三反晝夜不知三反晝夜則不能天
地反覆然則雖見五賊不得禽之為用不為用
則奸生而禍克矣夫惟聖人昭昭乎見而制之
故有昌無亡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疏

論輔臣科臣疏

奏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

伏乞 聖明特加戒諭罷斥以新時政以承天

戒事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

接由　聖諭六科十三道遞來風向賄囑事向
趨附內之效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
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汝等職司言責何
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
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輙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
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
惡且汝等豈不聞宮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

每每以褒揚君惡沽名速遷爲汝等之職受何
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旁觀避禍無
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部該拿問重治姑
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
正君臣之義誅邪佞之心嚴矣粲矣南都諸臣
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
難　皇上致有此諭臣竊意　皇上前大理評

事雖于仁等狂愚直言猶賜矜恕又前伏讀兩
次　聖諭一則引咎在躬一則因星警逐去左
右蠱惑擅作威福之人則言官郎有過言必見
涵納何至令科道盡行切責罰俸是惟　聖明
居高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必有贍嚮趨附
長姦釀亂倍蓰　上恩之處夫臣之責難　皇
上既不難於聽言而　聖諭嚴切臣子亦宜各

以常愈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臣
子未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益緊非必六
科十三道盡然特一二都給事等有勢利小人
相與顛倒媚美其間耳記曰人父生而君食之
其恩一也故子之兄弟相引而欺其父皆為不
孝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為不忠然豈今
之科道諸臣都不知此義哉　皇上威福之柄

潛爲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爲時
行所得耳夫人臣自非天性公直要取富貴而
已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
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肯
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
臣不敢泛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
得罪卽以臣所知言官論之首發科塲欺蔽者

非御史丁此呂乎此知　上恩效一涓之忠者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吏部尚書楊巍覆而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終言邊鎮欺蔽者非御史萬國欽乎此亦知　上恩效一涓之忠者也時行不能辨其贓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寘之循恨其不極邊矣二臣謫外其他言官雖未敢顯詆時行而或涉其旁事及其私人則有年例

及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聳衆言官使其廻心歛
氣而時行得以消然無臺諫之虞矣惟近日南
京御史李用中奏正其子冐籍之法而時行故
以一請塞責旋行祈請欲得　皇上一語不擬
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乎至於考滿與奏奇捷
同日正用前輔臣張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
牛馬羊不計其數南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畧公

賀儀也明日　奬敕中必用此事已而　奬敕
果有元輔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晨數語矣
然臣按其日月則元輔宴功之晨正星象示儆
之夕也時行能欺蔽　皇上獨能欺蔽天象乎
而言官噤無言之者正以丁此呂萬國欽爲戒
恐失富貴也夫知感　主恩爲　皇上斥奸臣
洼者反得罪竄雖　皇上恩力不能庇之故今

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　皇上不能恩人弁不知所受是　皇上爵祿矣至於言官中賄囑附勢盛作不忠之事躐竊富貴者往往而是年陞閏陞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上恩專感輔臣其所得爵祿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敗今日固已富貴矣臣亦不暇遠舉即如今日吏禮二科都給事此二臣者豈不重爲天下僇笑哉

夫吏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　詔經理荒
政者乎文舉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
算夫所過督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經過
郡縣亦風屬而取之郡縣官取之足矣所住驛
遞及所用給散錢糧庶官亦戲笑而取之聞有
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綵幣琖盤等物約可八
千餘金折乾等禮約可六千餘金古玩器直可

二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雜夫一空迨至杭州酣酒無度朝夕西湖上其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理荒政是何職名也夫前所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者豈諸臣取諸其家著而與之哉正是剝掠飢民之膏餘攢那賑恤之派數以相支持過送買其無虞舌耳已而賡費為樂多寡相稱每薦可五十金不如約得幾千金逕

於暮夜為人關獄如減凌玄應軍之類又不知
幾千金夫三韓臣皆家蘇蘇嶶二郡文舉之貪已
蘇徽二郡人士皆能言之輔臣獨不知耶秦巳
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乃知文舉之
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非不知之也而從長安
來者曰此關政府原有別待文舉再四從中曲
處得之耳夫　皇上德意親發內帑金錢賑救

生靈之死而文舉乃敢貪贓宴樂擾害飢民買官自擅　皇上雖在深宮獨無一人言之乎然文舉雖玷首垣久無鳴吠人謂此逆取順守之計或以前人爲剏也昨見邸報文舉覩顏奏禁諸臣言事矣夫大學士王錫爵因公一揚假建言納賄自劾正法此錫爵自起用以來第一盛舉也且其奏詞曰以壯夫義士剖肝決命之忠

而反資市井乞憐之計其詐而辱天下士大夫

至此見矣莫不嘆美此言得大臣體而文舉乃

尤引其意入於箝忌亦可謂不成人之美矣夫

言事者但酌其便宜何如非必誅其心也鄭國

浚渠於秦亦利申公竊室爲楚則忠私謀且然

況在公牘上易爵宥大臣之心必先召責文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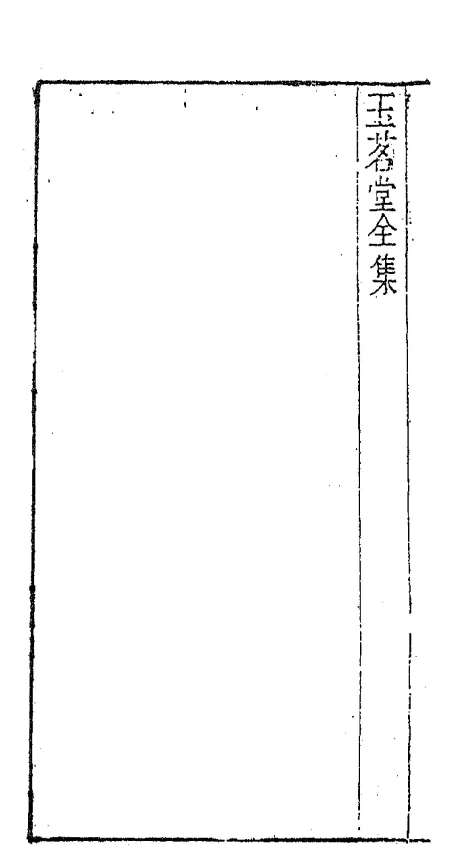
如他日書之史册某年　聖旨禁人言事謂

皇上何如主錫爵等爲何如輔臣然文舉之才
正辨此耳欲因星變爲　皇上斥貪欺明公直
不可得也彼不知地上有歲荒安知天下有星
變乎而敢然六科之長明年大計天下吏臣恐
文舉家無地着金也至於禮科都給事胡汝寧
除叅主事饒伸外一蝦蟆給事而已不知汝寧
何以還故鄉也此二臣者正　聖諭所謂風尚

賄囑者何能爲　皇上發人之私正　聖諭所
謂專伺趨附者何能爲　皇上折人之勢然則
輔臣欺蔽故習無時而撤矣失此不治臣謂
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祿者　皇上之雨露也今
乃爲私門蔓桃李耳其寔公家之荆棘也　皇
上之爵祿可惜一也若羣臣風靡皆知受輔臣
恩不知受　皇上恩豈復有人品在其中乎

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
不見爲恩　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陛下經營
天下二十年於玆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
有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
而有欲又以羣私人靡然壞之　皇上大有爲
之時可惜四也臣爲四可惜欽承　聖諭少效
愚憂伏惟　皇上特諭時行急因旱警痛加省

悔以功相補無致他日有負　恩眷輔臣國等
堅正相規無取觀望以臨時政其楊文舉胡汝
寧亟行罷斥選補素知名節者爲都給事以風
其餘而別諭都御史李世達等謹守憲令簡濟
諸道御史務令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
觸邪以回依阿遝冗之象如此豈惟星變永消
臣且爲　陛下奏泰階之符也


玉茗堂全集